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封事二

上高宗封事 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

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仇讐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敵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俘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仇讐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仇讐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非族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仇讐無厭之求安知不加

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非族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敵人則非族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非族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宫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

下何如主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人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陽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

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

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從侍議矣嗚呼叅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藳街然後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上高宗封事　李綱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外蕃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淩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敵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

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帥達蘭敵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敵之計者而後卒堅守敵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

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人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記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鋭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刦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後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

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惟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敵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欵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専以和議疑敵人

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
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
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
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
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
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
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
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

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敵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外寇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馭之惟事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

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强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益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於敵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外寇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敵而去其軍中

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敵人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効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

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為豪傑之所據寇逼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畆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

易彈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菑害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伯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

駕馭豪傑攬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敵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横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攷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

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狥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時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

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敵人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諧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敵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

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
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
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
沙漠痛憤至骨絶而復蘇繼覩陛下俯狥羣情嗣登寶
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
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况於國勢削弱天
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

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可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攷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踈遠未覲清光

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維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封事 明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謨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維良顯

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為其録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䕫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

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
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
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
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
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為遊
畋既皆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惇
信之本加慎獨之功如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
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

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甞教臣云世不絶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甞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

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

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壊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隂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鈔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臣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

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蠧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曰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説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顔曽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顔路曽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税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

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罔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狐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

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

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

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訣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蹇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慝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

受賂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其輕重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袞衣繡韍戎負販之傭輿馬赫

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鬍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族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令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

道徵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輿師以取寶為名諭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某神某仙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偽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

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税既税於所産之地又税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税糧里胥不

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産以供稅産去而稅存或俾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别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極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慜名城銷鋒鏑禁兵

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鬭武備隳之過也及令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寛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

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内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令内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隷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

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趍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察焉

應詔上封事 鄭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

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
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
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
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
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
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
有未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

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
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
之理則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
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
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
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
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

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虚心以聽夫内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禄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上罔下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懐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

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廷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

必為之靜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藴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髙

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絶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

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夷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閒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

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術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胷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為陰者當痛

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

三年之間關繫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賛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考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

禽竒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覩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

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條事

賀復徵曰按說文條小枝也顔師古云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也古有詔條科條趙充國傳充國條上留田十二事等是也故列條事為一體

條奏故昌邑王居處 漢張敞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别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宫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鋭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

烏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

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條對七事　郎顗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格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

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禳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脩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别宮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内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

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繇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較計繕脩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二事去年已來兊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内荏以虛事上

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寛也其後復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賛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已今春當旱夏必有水

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

事臣竊見皇太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宫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宫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

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渝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

當受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已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田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葢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

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
已内省以備後災凡考諸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
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
者則譴在中臺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
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風再見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
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
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

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戹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

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來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災異條上七事　蔡邕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

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

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

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前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甚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産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祆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

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

分别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龎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

非法吏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

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
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皆斷絕以覈真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
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
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
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
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縁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
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

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糅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奏對一

徐師曾曰按漢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故曰奏對

郊祀對　漢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祀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容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

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侯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合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

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

仲舒冒死以聞

廟殿火災對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宫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

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夫繼二弊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弊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大平至公弗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

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皐在外者天災外皐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皐當重燔簡皐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劇武帝對 東方朔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皇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

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顔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對

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

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毁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

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郤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强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

簸挺相揵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

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姦禁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

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粤賴救北胡隨畜鷹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族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禄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益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並角明同本也衆支同

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羌事對　趙充國

羌人所以易至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

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雨雹對 蕭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蕭望之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曁聲教訖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

遊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號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録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

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

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則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東平求子史對　王鳳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

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雉雊對 王音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

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謟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漢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佚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

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五